

童年回憶 (上)

● 袁 世 海

家貧偏愛天橋熱鬧

北京和平門外新華街路西稱前孫公園。早年，曾是清朝大收藏家孫承澤的花園，稱孫公園。時代變遷，公園淪為舊巷。分成前孫公園、後孫公園。我們居住這裏時，早已沒有了花園的跡象。

我的家住在靠西口路南二十四號。

一九一六年，陰曆正月初九，我就出生在這個小雜院裏。

父親原來給錢糧胡同姓錢的一位做官人家趕轎車。雖說家裏清貧，但還算混得過去。

父親初到錢家時，錢家的官事兒正蒸蒸日上。不久，就將轎車換為社會上盛行的馬車。後來，錢家逐漸破落，月月付不清工錢，就將馬車折給了父親。

父親高興極了，他滿心以為有了自己的馬車，一家人的生活可算有了個着落；手脚再勤快些，早出，晚歸，多賣些力氣，生活會有所好轉的。誰料到，父親由於多年來到處奔波，已經積勞成疾，馬車拉回家不到幾個月就患了病。那時，我們姊弟還小，沒人能去趕車掙錢，爲了生活，他只得強撐病身出外趕車。冬寒夏暑，飢餓勞碌，終於迫使父親在一個風雪之夜病重不起。生活來源斷絕。吃飯難，看病更難。一九一八年，母親過三十二歲生日那天（舊曆十月十一日），準

備給父親做些麵條吃，父親沒等吃上，就大口大口吐血，故去了。

父親去世時，我大姐十三歲，二姐十一歲，三姐七歲，哥哥五歲，我還不滿兩周歲。一家六口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母親一人肩上。父親留下的唯一財產——那輛較新的馬車，給我大伯使用，以此每月得到他的部分接濟。但生活仍難維持，母親、大姐，後來加上二姐，只得給裁縫鋪繡貼邊，給鞋鋪納鞋底。繡一件短褂貼邊掙兩枚銅子，繡一件大褂貼邊掙三三枚，納一雙鞋底是三大枚加一小枚。她們終日起早貪黑，一家人往往還是吃了上頓少下頓，東求西借，苦度光陰。幾年後，大伯爲了節省開支，讓我們騰出三間南房（這小院是大伯家的財產），搬到那兩間剛够十米的東房。屋小炕窄，六口人睡不下，哥哥只好睡在一個舊條案上。記得那時，我對哥哥「高高在上」的「炕」是非常羨慕的。

年久失修的東房，向北傾斜得厲害，當年父親用來支撐北山牆的杉篙，幾乎要被壓斷，遇到雨天，屋外下大雨，屋裏下小雨，母親只好用一個帶把子的洗衣綠瓦盆接漏雨。雨夜，還要不斷起來將盆裏滴滿的雨水倒出。天晴了，就得糊頂棚，什麼紙都用，頂棚上被糊得五顏六色。我幼年時躺在炕上，非常愛看這花花綠綠的頂棚。再大點時想法就不一樣了，心中總想等我長大掙了錢，一定把屋頂修好，不再讓它漏雨，頂棚要糊得雪白雪白的。

四歲起，我開始代替哥哥姊姊的「工作」，去十間房（前孫公園的西口也叫十間房，是一條街兩個名字。）的裁縫鋪取送媽媽做的活計，我很懂得拿到的幾枚工錢，來之不易，唯恐弄丟，用送衣服的包布將錢緊緊地裹好，繫在腰間，從不敢在路上貪玩，一直回到家才把它解下來，將錢如數交給母親。當我看到母親欣慰和信任的目光時，頓時覺得自己似乎替媽媽完成了一件大事。

我們的生活雖然貧困，但我那勤勞善良的母親却是那樣地熱愛生活。她將屋裏屋外收拾得乾乾淨淨。屋前房檐下種上倭瓜、南瓜、絲瓜等，碧綠的枝蔓順架爬到房上，院子裏一片鬱鬱蔥蔥，配上紅、黃、紫色的野茉莉、牽牛花、葵花，真是好看。夏季晚間在院裏乘涼，不時聞到陣陣幽香，使我這貧窮的家，總是充滿了生機。不過我最滿意的還是不用花錢就能吃些用新鮮絲瓜炒的菜和作的湯，以及瓜餡的餃子。尤其是當我喊餓時，母親就會說：「鍋裏有蒸熟的老倭瓜，去拿着吃吧！」我咬一口那黃澄澄的老倭瓜，嚼起來又甜又香，真好吃。那香味兒，到現在，我都忘不了。

西屋的李大媽，經常誇我母親能幹，說我們幾個孩子既聽話，又懂事，還安慰我母親說：「熬着吧！孩子們長大了准有出息，你也准能享上福。」的確，像屋前這些生氣蓬勃的花草一樣，我

們一家老少和陸親愛，母親把希望全寄托在我們幾個孩子的身上，孩子們也領會了母親的意思，全家老少對未來的美好生活充滿了信心。

清末年間有個風俗，很看重大象，認為它是吉祥的象徵。平時，官家將大象送到京郊宛平縣（即蘆溝橋）喂養，逢大典之日，大象披披紅戴花趕進城來，牽到天安門東、西華表前站立。以喻萬象更新、王朝吉祥之意。

我的爺爺就在蘆溝橋喂養大象。他有五個兒子、一個小女兒。人口多，收入少，日子混不下去。我的二伯父、三伯父出外謀生，死在異鄉。六姑娘給北京城外一個清室後裔，開始幾年生活還可以，後來就漸漸不支了。大伯父帶着老五（即我的父親）到北京城趕驛車。初來時，父親只能跟車，逐漸也學會了趕驛車，加上他手脚勤快，幹活麻利，很受人歡迎，後來才被介紹到錢糧胡同錢家趕驛車。

爹爹去世後，奶奶見兩個兒子（大伯父和我父親）在北京站住了腳，就帶了我的四伯父來京投奔。大伯父托人求沙河門外（現建國門外）一個小關帝廟的老廟主收留四伯當徒弟，從此四伯父剃度出家，我們稱他和尚四大爺。老廟主死後，他繼承這座小廟的財產，當了廟主。

和尚四大爺由於多年「修身養性」的緣故，有點胆小怕事，但為人忠厚老實。他在廟內外的空地上，種些糧食和菜，有時還拿些蘿蔔、菠菜、玉米麵等到我家看望母親和我們。他對我們姊弟很疼愛，尤其喜歡我，我也非常喜歡這位和尚四大爺。這倒不光因為他能使我們吃上新鮮的蔬菜和玉米麵，最主要的是，和尚四大爺是位戲迷。他每次來，都要帶我去看戲。我一見他來了，先是連蹦帶跳地將他迎進來，然後親熱地偎依在他身邊，聽他和母親談話。過會兒，就開始麻煩他，早些帶我出去。這個規律被姐姐們抓住了，只要和尚四大爺一來，姐姐就說：「快把『活兒

』送去，回來再買一大瓶醋，一大瓶胡椒麵，饒點香菜、韭菜。我給你換上幹淨褂子，好跟和尚四大爺看戲去。」我當然是百依百順，速去速回。

和尚四大爺帶我看戲，最常去的地方是天橋。對我來說，初時，逛天橋可比看戲的魔力大。北京的天橋是在時窄時寬、方圓不算大的胡同裏，可在我這個五、六歲小孩的眼裏，可大啦！可熱鬧啦！那裏賣吃的、賣穿的、玩雜耍的、說書的、唱戲的、吹糖人的，無所不有。一拐進天橋所屬的地帶，各種叫賣聲、鼓聲、鑼聲嘈雜一片。推車的、擺攤的、搭棚的、圍圈的、打地攤的、垮籃的，比比皆是。

用長條凳圍成圓圈場地，裏面站着身穿袴褲、膀闊腰圓的大力士，這是摔跤場。他們賣一會兒中藥「大力丸」，摔一會兒跤。不過，他們賣「大力丸」的時間特長，往往等不上看摔跤，我就被和尚四大爺拉走了。如果圍觀的人很多，那準是「摔跤大王」沈三在表演，我最愛看他摔跤，會極力地拉和尚四大爺站到最前面。當沈三將對手摔倒，人們連連喝采時，托銅盤的人開始收錢了。每逢這時，我都要將和尚四大爺剛給我的那一枚銅子，鄭重地放在銅盤裏，我看到銅盤裏一回都只是一些零散的、不多的銅錢。然後，我拉着和尚四大爺的僧袍，隨着一哄而散的人羣，退出摔跤場，繼續前行。「諸位！別忙走！好的在後頭！有錢的捧錢場！沒錢的捧人場！……」

收錢人的喊聲，逐漸被喧鬧聲吞噬了。「啞！啞！啞！傳來鑼聲的地方，是要猴的小猴子特別靈巧，它們會翻跟頭，會倒立；還有的戴着一頂縣官的烏紗帽，穿着紅小褂，扭來扭去，有趣極了。我簡直看不夠。若不是和尚四大爺幾次催我走，我是不會離開這裏的。

「形多面鑼的是要耗子的。我想不通，為什麼家裏的耗子那麼令人討厭，而這裏的小灰耗子、小白耗子那麼可愛，讓它往哪跑，它就往哪跑。我會好奇地問和尚四大爺：『小耗子偷油吃（這是過去一首兒童歌謠裏的詞句），這樣的小白耗子也偷油吃嗎？』」

「你說呢？」和尚四大爺笑了，反問我。

「準保不偷油吃！」我回答得很肯定。

「為什麼？」

「它多麼聽大人話呀！」

和尚四大爺不僅沒有否定我，而且還仰頭笑了幾聲。我一定說得對！我想。

「咚咚咚！鏘！鏘！」你們往裏瞧來，你們往裏看呀！直奉戰爭就照在裏邊！哎——！」

聽見那又寬又啞的嗓音，和那千篇一律的腔調，我就知道是大金牙在唱拉洋片。看他的拉洋片也很有興味呢。那是一個彩色畫板，前面裝一個梯形盒子，外側有六個洞，沒人看時蒙着布。遞給大金牙一小枚銅錢，就能坐在他的長凳上，閉起一隻眼，用另一隻眼看洞裏的圖片，可以六個人同時看。大金牙高聲地唱着畫片上的故事內容。最後，准是拖長地唱着「哎——！」一段唱完，他伸手一拉繫着固定鼓槌的繩，畫板側面的大鼓打響了。用腳一踩，兩面架好的鈸相擊，配成有節奏的一通鑼鼓。然後，大金牙又換新洞裏的圖面，再接唱新詞……約換五、六個圖面為一次。偶爾，和尚四大爺給大金牙一大枚，我反復看兩次，心裏別提多高興了。

天橋賣的小吃如豆汁、麵茶、茶湯、灌腸之類，都是一大枚一碗，很便宜。每次來到這裏，和尚四大爺都會任我選吃其中一種，解解饞。最貴的煎荷包蛋，二大枚一個，吃這個的次數是很少的。

賣衣服、賣布的更多。大部分是舊長袍馬褂和布頭。「禁拉又禁拽！禁蹬又禁踹！」讓三

毛！」「再讓三毛！」招徠生意的叫賣聲，簡直能將耳朵塞滿。我們從不在這些攤攤上停步。唯有一次，我意外地被「竹竿挑」鞋攤吸引住了。賣的鞋都擺地攤，買主看中哪雙鞋，擺攤人就用手中的長竹竿挑起來，遞給買主。所以，被叫作「竹竿挑」。

穿雙皮鞋心中真美

那天，我正在東張西望地跟着和尚四大爺遊逛，無意中發現了鞋攤上擺着一雙小孩穿的舊皮鞋，停下步來，剛一打愣，好，竹竿就挑着它送到我面前。

「哎，多好看的一雙鞋呀！不大不小準合適，穿上試試吧，穿上……不要你的錢，穿吧！」我不知所措地接過鞋，抬頭尋探四大爺該怎麼辦。

「他讓你試，就試試吧！」和尚四大爺點頭允許了。

我一試，嘿！不大不小正合適。

「瞧！多合適，穿上皮鞋立時就神氣啦！買了吧！買了吧！別人買，我賣一元，當家的（對和尚的尊稱，店主的意思）買，我讓您一角……我再讓您一角，您就給八角吧！」

八角！錢太多了，媽媽縫好多好多件衣服也掙不來八角呀！還是穿媽媽做的什納鞋（納幫的布鞋）吧……我失望地將鞋脫下來放在地上，抬頭看看和尚四大爺。他沒有說話。「竹竿挑」看出和尚四大爺在猶豫，就收斂了滿面笑容和那不招人喜歡的油腔滑調，皺着眉，壓低了聲音，正正經經地說道：「當家的，求您行行好吧，這年月，看主多，買主少，幾天沒開張啦，家裏……唉！求您行行好……」他的話還沒說完，和尚四大爺掏出錢，給了他。

「阿彌陀佛，您大功大德！」「竹竿挑」合

起手掌，虔誠地向和尚四大爺行了個佛教禮。四大爺也合掌還了禮，我喜出望外地抱起這雙「新皮鞋，跟着四大爺走了。」

我手裏拿着鞋走得很慢，因為在不停地仔細給鞋「相面」。心想：它，雖是舊了點，鞋面上有挺深的一道橫紋，鞋底後跟是偏的；但它烏黑烏黑的，還有根鞋帶在鞋面上花叉地穿着，真比腳上的什納鞋好看了。媽媽說我穿鞋費，總把鞋幫弄得密密麻麻的，要不是求鞋鋪謝掌櫃幫我把鞋幫弄軟，腳就像蹬進木盒子裏那麼硬。這雙鞋有多……

「你把它換上吧，咱們走快點！看完戲，穿着「新」皮鞋回家去，讓大伙都高興高興！」和尚四大爺終於理解了我的心事，還替我繫好鞋帶。我一邊加快步子，一邊聽着每邁出一步時，腳下發出的「咯吱、咯吱」的皮鞋聲，別提心裏有多美啦！

天橋看戲的地方都叫「舞台」，不知道會以爲是什麼樣的好舞台呢，實際都是臨時搭成的非常簡陋的席棚子。

有一次，和尚四大爺帶我到天橋魁華舞台看小馬五的「紡棉花」等戲，開演不一會兒，就下起大雨。我們買的是次票，坐在「廊子座」。恰好雨水從頂棚與四周圍席中間的空隙往裏滴，於是我們「合理合法」地換到池子中的空位子上。由此可見，「舞台」有多麼簡陋了。

至於看戲，在最初階段，我是看不懂的，只能看看熱鬧。再加上逛天橋時，想吃的吃了，想看的也看了，又是一路「勞乏」，所以，沒等戲演到一半，我的兩眼就困澀難睜，歪在四大爺懷裏睡着了。睡得可香呢！有時，散戲後，我依然

在甜美的睡夢之中，被和尚四大爺背回家去。戲，既然看不懂，留下的印象也都是些瑣碎的小事。有一回，我們到天橋歌舞台看崔靈芝的秦腔（當時河北梆子稱秦腔）「殺狗勸妻」，

和尚四大爺鄰座的觀衆說：「完了，靈芝掉面兒了！」我很不理解，問四大爺：「什麼掉面兒啦？」「聽戲！別老說話！」我只好不作聲了。看戲出來，又追問四大爺，什麼叫「掉面兒」？四大爺嘆了一口氣，說：「唉！老啦！臉上掛不住粉，看上去像是掉面兒了！」我還是不明白，但對這件事記得特別清楚。現在分析，可能是演員臉上的化妝粉掉了。當時，化妝沒有油彩，全是水粉妝，那位老前輩生活艱難，只四十多歲，臉上便出現較多皺紋。水粉在臉上掛不住，面部一做表情，觀衆就感到他的臉上好像往下掉白粉——掉面兒了。

還有一次，我們去隆福寺趕廟會，在景泰茶園（現人民市場）看小香水演「孟姜女」。演到「過關尋夫」，守關兵士讓孟姜女唱一段才放行，這時從台下搬上一架老式風琴，「孟姜女」下用腳踩，上用手按鍵，自彈自唱，唱的是「孟姜女尋夫，哭倒了萬里長城」的流行小調。這個小調我也會唱啊，於是，興趣大增，破例地沒有睡覺。

和尚四大爺有兩個癖好。一個是特別愛看戲報。那時，海報都橫七豎八地貼在道路兩旁的大牌子上。從我家到天橋，沿街的牌子有許多，和尚四大爺幾乎是張張必看。我在旁邊看不懂，等着着急，就扯着他僧袍的大寬袖子，拉他走。他目不離戲報，口裏喃喃地說：「別着急，別着急，大爺看看哪齣戲好，明兒帶你去……」或是「馬上就走，就走……」。我記得由於他愛看戲報，還引起了一場小風波呢。

跟和尚四大爺看戲

五歲那年，和尚四大爺又帶我到天橋燕舞台看戲，當時有的戲班是「兩下鍋」，就是京、梆合演。這天前面的京劇武打戲，名字記不清了，

但台上翻跟頭、對槍很吸引我。最後是蔡蓮卿的《鋸碗釘》，我被演員的表演和劇情打動了。很是同情受氣的兒媳，痛恨惡婆婆、大姑、小姑。看戲出來，和尚四大爺特意又讓我在小攤上吃些東西再回家。我要喝碗茶湯，他給我買好後，自己又津津有味地去看路邊的戲報，估計我該吃完了，就回到茶湯攤，一看我不在，急忙從茶攤到豆汁攤，再到雜耍場……到處找我。凡是天橋的熱鬧場所都反復尋遍了，還是沒有找到我的踪影。這一下和尚四大爺可嚇壞了。他急得心如火燎，累得滿頭大汗。

天漸漸黑了，回去吧，丟了孩子，怎麼交代？不回去吧，大人孩子都不照面，豈不讓我母親急壞！經過一番思考，和尚四大爺決定硬着頭皮先回家。

誰知一進院門，就看見我在指手畫腳，連說帶唱地和姐姐、哥哥們學剛才所看的戲，他也顧不得氣喘吁吁，一把將我拉到跟前，氣得大聲嚷道：「你這孩子太不聽話了，讓你喝完茶湯別亂走，在那裏等我，你怎麼轉眼就走了？真要把你丟了，我怎麼對得起你媽呀！」邊說邊氣得跺腳，眼淚直流。

母親見和尚四大爺急成這樣，過意不去，趕忙過來勸解：「四哥，您別着急，丟就丟了，誰讓他不聽您的話！何況他又沒丟，您快別着急啦！」

「唉！五弟妹，你就這麼兩個心頭肉，五兄弟又死得早，你拉扯他們多不容易！他要是讓拍花子（指拐騙小孩的人）的給拍走，我對不起你，也對不起我那五兄弟呀！」

這一席話，正說到母親的傷心處，媽媽也哭了起來。

事情是這樣的：我喝完茶湯，回頭只見熙熙攘攘的人羣，却不見了和尚四大爺，我急忙在人羣中、戲報牌前，尋找有明顯標記——剃光頭的

和尚四大爺，可哪裏找得着呢？就這樣邊走邊找，回到了家中。

眼下，見到四大爺為我急成這個樣子，我後悔沒在茶湯攤多等一會，自己去亂找。才闖出這場亂子。想到這兒，我一下子就撲到和尚四大爺的懷裏……

此後，出門看戲，我再也不離開和尚四大爺了。

和尚四大爺的另一個癖好是，只要一有空，就會曲不離口地哼唱起來。什麼「楊延輝坐宮院」、「孤王酒醉桃花宮」，別看他每齣戲會的詞兒不多，但什麼戲都會幾句。不論在我家裏，或是帶我去天橋看戲的路上，他都反復地哼着、唱着，而且是搖着頭，拍着板，有滋有味地唱。這樣，我有意無意地被他薰會了幾句，聽戲時，一旦遇到自己會唱的那幾句，頓時興致勃勃。從此，和尚四大爺一哼唱，我就跟着學，尤其在去往天橋的路上，拉着他一味地唱。他也更高興了，似乎與我有共同「語言」，再也顧不及去看戲報牌子。同時，我學會了哪齣戲裏的唱詞，就非要和尚四大爺帶我看哪齣戲不可，循環往復，終於在和尚四大爺的薰陶下，我也漸漸成了個小戲迷。

充趕馬車黃魚蹭戲

我對戲曲的愛好日增月長，可是和尚四大爺十天半月才帶我聽一回戲，我感到太不解渴。於是我便提前將分內「工作」完成，然後向母親「請假」出去玩。

我想到天橋看戲，沒錢買票。即便是戲演到一半降了價的票，我也買不起。於是我想起四大爺曾帶我去過的香廠路（天橋附近）「城南遊藝園」，它的門票雖二角一張，但查票不怎麼嚴。那時我只六歲多，趁入場時人多，夾在一些乘車來的大人後邊，再用手輕輕地牽着這些大人的長袍

，把門的看我人小，以為是這些大人帶的孩子，就不再查我的票，我順利地進入園內。後來，院內街坊李大媽的女兒多兒結婚了，她的丈夫李山是城南遊藝園內京劇場專管包廂和茶座的。我可算是找到了靠山。他每天中午十一點半上班，我就提前趕到驢馬市他的家中，由他帶我去遊藝園看戲。只要包廂坐不滿人，我就坦然地享受一等座位。以後趣味越看越濃，便帶了晚飯，從中午直看到晚上，遊藝園散場才回家。

「城南遊藝園」完全仿照上海的「大世界」，裏面洋戲法、雜耍、京劇、電影及茶座、小吃等應有盡有。

洋戲法節目是韓秉謙、張敬扶主演「大變活人」。

「小不點」、「大飯桶」（均為藝名）專演魔術丑角。

演電影多季在室內，夏季在室外，當時上映是胡蝶、鄭小秋合拍的《空谷蘭》。

我最喜歡的是京戲，看的也就最多。大京班（京戲班）日夜兩場，有宗汪笑農派的女老生恩曉峯（麒派老生高百歲之岳母）。她演的戲有《張松獻地圖》、《完璧歸趙》、《馬前潑水》、《刀劈三關》、《哭祖廟》等。她大女兒恩佩賢演《馬前潑水》的朱買臣妻。二女兒恩維銘演《狸貓換太子》的太子。還有女十三旦（藝名）與恩曉峯合演《呂洞賓三戲白牡丹》。相繼演出的還有金少梅、秦雪芳、秦秋芳（馬盛龍師兄的胞姐）等等。其中余派女老生孟小冬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只要她的戲牌子一立出來，我就沒地方坐，只能站在邊上看。她的琴師孫佐臣老先生穿着長袍、馬褂，一手拿胡琴，一手拿塊藍布（胡琴套），走上台向觀眾點頭致意，觀眾便報以掌聲；等定調起過門，又是一片掌聲。為什麼呢？我不理解其中的奧妙。我看過孟小冬的《御碑亭》等戲，看不太懂，只聽觀眾議論：「唱得真够

味兒！」此外還有碧雲霞（即謝鴻雲之母）的《狸貓換太子》、《童女斬蛇》。女武生蓋榮宣演的是《四杰村》，她有個絕招兒，在台上上面橫吊着一根鐵棍，像秋千似的，表演時，先經人托起就勢躍上鐵棍，在上面表演複雜的動作，我覺得新鮮，很愛看。

擅演文武花旦的孟麗君，也經常演《花木蘭》、《對金瓶》等戲。一九八一年，我去濟南巡演又見到了這位老大姐，她的精神尚好，不幸在十年動亂中遭受迫害，癱瘓在床了。

這些坤班，沒有男演員，像張子壽、王慶奎、王金奎等，聽來是男人的名字，演的是花臉。演小花臉都是女演員，嗓音和唱腔還相當不錯呢。

就在這一年，母親送我上了平民學校。

這所學校是五四運動後由一些進步文人在新華街（現在的北京第一實驗小學校址）辦起的，它不但免收學費，還給學生發書、發練習本和文具，但要求入學的學生必須經過調查，確屬貧困應當給予照顧的才批准入學。母親知道後很高興，認為機會難得，指望着我們識幾個字，將來能養家糊口，少受人欺。所以只留下大姐幫家裏幹活，把我和二姐、哥哥等，都送去上學。我們買不起書包，便用塊舊布把書一裹，當書包使用。一九六二年，看電影《早春二月》時，看到有個窮孩子上學，也是用一塊舊布包書本，我是深有感觸的。

上學後，白天沒時間，只好看夜戲了。這時，大爺家的「袁記馬車行」的生意也興隆起來了。

住在離我家不遠的大外廊營的譚小培家、梁家園後面的荀慧生（藝名白牡丹）、棒樹三條的余叔岩、麻線胡同的姜妙香、給恩曉峯操琴的董鳳年等京劇界名家去園子（戲院）演戲，都雇用

大爺家的馬車。我想這是個好機會，就找到馬車行的伙計胡九，央求他出車時帶我到園子看戲。正好胡九叔是個老戲迷，很喜歡我的，所以滿口答應，并讓我給他跟車，我當然欣喜不已。

馬車的後面有個倒座，上面有拉手，下面有腳蹬子，接人上車時，我提前將車門拉開，讓乘客老板（對名角的尊稱）登上車後，再將車門關好，回身握住拉手，將腳踩在車籬上一蹬，借勁就坐上倒座。車停了，我趕忙跳下車來，開開車門，請老板下車，并隨手拿起他們蓋腿防寒的毯子等物，尾隨在諸老板身後，大搖大擺地走進園子。看門的以為我是小跟包的，不加阻止。次數一多，他們對我有印象，我就更「名正言順」地看「贈戲」了。

進了戲院，找座位是個問題。坐在前邊池座怕挨轟，坐在後面又看不清，找不到位子，來回亂竄更不行。不得已我只好靠在戲園的大柱子前面，嘿，這兒還真不錯，够得上是一等池座，看舞台真真切切，又不怕大人們擋我的視線，即使站上幾個小時，也心甘情願啦！

因為我很有眼見，幹活又仔細，從沒掩過坐車顧客的手，不招惹是非，大爺也就睜一眼，閉一眼，不過問我的事。這一來，我就更心安理得了。有事沒事幾乎每天去車行裏看派車牌（有人雇用馬車，在紅紙條上寫明姓名、什麼時間、去什麼地方、派誰趕車，掛在一塊木板上），以便跟車看戲。用這樣的方法，我不斷去板章路的新明大戲院及華樂園、慶樂、三慶、廣德樓等等戲園，看的戲也真不少。如：楊小樓、余叔岩合演的《八大錘》、《斷臂說書》；余叔岩、白牡丹的《坐樓殺惜》；余叔岩的《問樵鬧府》、《打棍出箱》、《洪洋洞》、《失街亭》、《狀元譜》；楊小樓、錢金福的《鐵龍山》；楊小樓、余叔岩、白牡丹合演的《戰宛城》；楊小樓的《麒麟閣》、《霸王庄》、《夜奔》；余叔岩、陳德霖

合演的《廟頭刺湯》；陳德霖的《彩樓配》、《落花園》（陳杏元和番）、《母女會》；侯喜瑞、慈瑞泉的《普球山》、《取洛陽》、《青風寨》；白牡丹的《鴻禧禮》、《打櫻桃》；裴桂仙的《遇后》、《渭水河》；德俊如的《羅成叫關》。

我還看過譚富英主演的《四進士》，他扮演宋士杰，徐碧雲演楊素珍。聽說徐碧雲是武旦出身，由于嗓子很好，改唱青衣。他的表演很有特色，能反串《八大錘》中的陸文龍，也能反串《黃鶴樓》中的周瑜，後面帶三江口水戰。我還看了他的《幽王寵褒姒》和他與姜妙香合演的《虞小翠》，戲中有一段《霸王別姬》的「戲中戲」，姜老學楊小樓的項羽，徐碧雲學梅蘭芳的虞姬。另一齣是《綠珠墜樓》，譚富英扮演石崇。當時且角能翻跟頭是極少見的，徐在此劇中能在相當兩張桌子高的牢門上走「搶背」下來，觀眾稱他這一招為一絕。

我也很喜歡去後台看他們化妝，最愛看錢金福、郝壽臣、侯喜瑞幾位老輩勾臉，我還記得錢金福老先生臉上有痣，痣上長着很多毛，勾臉時總要拿筆沾着顏色往臉上反復地按，有人說：「錢老板，您將它刮了吧！」錢老板說：「可不能刮，這是長壽毛，我有辦法將它蓋住。」說到這兒，我想起了另一位先生。

後來在科班學戲時，有位清室後裔，人稱奎公爺，長着兩道濃濃的眉毛，經常到廣和樓看戲，選到後台聊天。他是畫平友，常常串戲。一天，他聽戲到後台來了，大家一看他眉毛剃得光光的，就笑着問：「奎公爺，您的眉毛哪兒去了呀？」他一笑說：「前天演《法門寺》的劉瑾，我的眉毛太重，無法勾臉，我就將它刮了。」一句話逗得大家哄堂大笑。錢老的勾臉和這位奎公爺剃眉毛的故事，雖然做法迥然不同，但錢老勾臉技術的精湛和奎公爺對藝術的認真態度，都使我

非常欽佩。
總之，這些老前輩的演出，技藝精湛，聲震九城，使我打開了眼界，增進了我對戲曲知識的感性認識，為我日後進科班學藝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殘垣試唱也有聽衆

看戲多，學「會」的戲也就多了，演戲的癮呢，自然是越來越濃。恰巧我二姐也愛唱，她多做些活，手裏能攢幾枚零錢，就買票去聽戲。我們看戲回來，家裏便開了鑼。二姐唱《狸貓換太子》的寇承玉，我來演陳琳，兼趕郭槐等好幾個角色。哥哥在旁念鼓點，唱胡琴過門，可熱鬧了。二姐「重任」在肩，只能玩一陣就去幹活。我是直演到底的，什麼戲都扯開嗓子唱，能唱幾句就唱幾句，還自編動作，那股勁簡直就像中了魔，往往誤了吃飯。不將母親惹發火，戲是停不住的。

「魚鑽沙」是我最愛吃的飯，所謂「魚鑽沙」就是將油倒在鍋裏燒熱，放上切好的白菜，下鍋後添水，待開鍋，將白麵和成糊狀攪成一條一條的下鍋。再將玉米麵均勻地倒在鍋裏。白麵為魚，玉米麵為沙。過去一遇到媽媽做這種飯吃，我就圍前圍後地看着媽媽做，而後搶着吃第一碗。從我對戲一入迷起，這「魚鑽沙」就對我失去了吸引力。往往媽媽做好飯後，三番兩次叫我吃飯，我的戲沒唱過癮是不去吃的。給我盛的「魚鑽沙」涼了又熱，熱後又涼，幾次來回就把手端端的「魚鑽沙」熱成一碗漿糊糊。媽媽真生氣了，在屋裏嘆：「再不來就別吃啦！」這時我也覺得實在有點累，肚子咕嚕咕嚕直響，於是，我弓左腿，綳右腿，半彎腰，對手抱拳，用力喊道：「得……令！」跑着圓場走到門口。左腳一踢大褂，用手抓住，邁過門檻進門吃飯。母親急不得

惱不得，只好發狠地說：「你不用美，趕明兒非送你去科班學戲不可！」我一聽高興極了，連忙拉着長聲說：「啊母親！您說到兒的心眼兒裏去了！」一句話又把媽媽逗笑了，說：「快吃吧，別貧嘴啦！」我的戲演到此，才算暫時收住。
後來，接連下了幾天的無情大雨，我們居住的東房，已經漏得不成樣子，幸虧有杉篙「幫忙」，總算沒倒。但是南房的後山牆還是倒塌了半截。租住南房的做買賣的趙大爺暫居別處。這三間空房，馬上成了我的「舞台」。

有一天，放學回家，我照例又在那裏縱情地「放聲高唱」，忽聽破牆外有人拍掌叫好，高喊：「再來一段，再來一段！」是誰呀？我又驚又喜，站起腳尖，跳起來往破牆外看，可惜我的個子太矮了。

「你們是誰呀？」我只好喊話。
「老街坊，消防隊的，是你的老「觀眾」啦！再唱一段吧！」

對！南房後山牆外的一片下窪地是消防隊操練的地方。難得有一知音「呀，激動之下，二話沒說，又接連唱了好幾段。花臉的，老生的，什麼唱段都有，全力滿足了他們的要求，盡管「觀眾」看不見「演員」，「演員」也不知「觀眾」有多少，但雙方情緒飽滿。以後他們若有空閑，就敲牆喊我。為了報答「觀眾」的「愛戴」，我索性搬來凳子，墊上碎磚，騎到破牆頭上，與他們見面。後來，我的熱情的「觀眾」乾脆用救火梯將我迎了過去，到牆外空地給他們演唱，我還認真地配合了表演動作。他們滿意極啦！帶我去消防隊洗熱水澡，以示鼓勵。當我心滿意足地蹬梯子爬過牆頭回家時，我的心樂悠悠地陶醉在自己的「藝術」之中了。

還有一回，我的大膀上長了大癩子，唱完後，消防隊長很高興，把我舉了起來，又橫着身子悠，無意中碰破癩子，流了血。我回到家中，母

親說癩子出膿好，去虎坊橋鶴鳴堂藥店買來兩枚珍珠散，敷上幾天就好了，到現在還留了個疤痕，作為紀念。

我的演唱使附近的街坊們都認識了我這個小戲迷。十間房的西永隆米麵鋪（帶賣雜貨、青菜等），還有附近的切麵鋪、油鹽店、肉鋪甚至鞋鋪的謝掌櫃和伙計們對我都另眼相待。只要我一去，就把我抱上櫃台，讓我坐在那裏唱上幾段。後來，偶爾家裏的手工作錢領不同，而大爺接濟的錢又用完，眼看無米下鍋時，我就到那些店鋪裏除購，他們滿口答應，但條件是我必須先給他們唱幾段戲，然後什麼五斤麵或燒餅、豆腐，以及幾個銅子的肉之類都能除給我。我使高興地將急需的食品送給母親，以解家中的燃眉之急。待拿到工錢後馬上如數還清。

今天看來，他們是我的「第一批觀眾」了。他們對我如此熱情、真摯，無形中鼓勵了我，使我學習京劇的願望更迫切了。

小戲迷一見成知己

一天，我又在梁家園給消防隊「觀眾」演唱

「真宋江，假宋江」，頭一句唱完，我換了口氣，剛要張嘴往下唱「難免李達禍遭殃」。忽然傳來一個小孩接唱的聲音。我扭臉一看，喲！這不是大羣子（裘盛戎的小名）嗎？我連忙說：「來呀！咱倆一塊唱。」

觀眾歡迎極了。我倆也就互不客氣，他一段，我一段地唱起來。

我倆是怎麼認識的呢？

盛戎的父親是前輩名淨裘桂仙。他家當年就住在前孫公園十間房之間路北胡同的興勝寺裏。我們院內西屋張六叔的弟妹的娘家和我母親的娘家是好鄰居，她們沒有出嫁時是好姊妹，婚後她

就住在裘大爺院內，離我家很近。我母親去她家串門結識了裘大媽，高興時在一起玩一會兒斗梭胡（紙牌），這樣，我和盛戎也就認識了。盛戎比我大一歲，準確地說只比我大幾個月。那時我們只有些短時間的聚會，互相都不知道在這方面有着共同的愛好。經過這次意外的「對唱」，我倆立即就成了犯戲迷的小伙伴，幾乎每天都在一起，不願分離了。

我們一同去逛城南遊藝園，兩個人不如一個人好往裏混，單進又不願分開，想來想去，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竅門：我們繞到遊藝園的後牆，互相蹬扶爬上牆頭，大着胆子跳下去，人小身輕也摔不壞。貼牆有條小河，時值冬季，河水結冰，既沒有游船，更沒有遊人。我們平安無事地到了園內，一玩就是一天，我們各自都帶着晚飯，相互品嚐，別有風味，比起我一人來玩可就更有趣了。

有一次，盛戎腳蹬在一塊已活動的磚上，磚被蹬掉，他「唉喲」一聲，從牆上摔下來，趴在地上。我連忙又爬回牆去把他扶起，重新一道越牆。

我們一同到劇場看戲，最初并没相約，是「心氣」相投，在戲院裏相遇。不約而同地我站在台下這邊的大柱子前邊，他站在那邊大柱子的前邊，看到滿意之處，兩目相對，微笑點頭示意，戲看得越發津津有味。戲散後，同路回家，我倆邊走邊評論誰演得好，哪些地方演得最精采，哪些地方演得不好。就是到了我的家門前也捨不得終止評論，還得站在那裏談「够」，約好明天看戲見面的時間、地點等等。

就在這個階段，上海的白玉昆、趙君玉、趙鴻林等人帶領班社來北京。我的隔壁鄰居，以武二花臉應工的開子芳大哥（現大連藝校開彥萍副校長的養父）參加他們的演出。依靠這層關係，我和盛戎幾乎天天都去第一舞台，安然地看他們

的戲。白玉昆是位文武老生，趙君玉是青衣，又能兼演武旦，趙鴻林是純武生，功底極深（中國京劇院武生俞大維是他女婿）。他們上演的劇目較新穎，除一些三國戲外，還有南方盛行的《風波亭》（帶《瘋僧掃秦》）、《趙五娘》、《掃松下書》、頭二、三、四本《走麥城》等戲，又帶有機關布景，還有《風波亭》中岳飛受「披麻拷」的刑法時，赤裸的背部，粘上麻，往下一撕，鮮血流淌……等所謂逼真的表演，都很吸引觀眾。尤其是上演曾在上海風行一時的時裝戲《槍斃閻瑞生》，真汽車、真馬上台，更為轟動。

爲了看他們的演出，我們是風雨無阻哇！記得有一天，我和盛戎去看他們演出的《路遙知馬力》。無意中發現後台帳桌上立着一個牙笏，上面還用墨筆寫着：「白玉昆老板誤場，罰香伍拾封。趙鴻林具」。遺憾，「誤」字和「罰」字認識我們，我們不認識它們。

我們特地詢問了聞大哥。聞大哥告訴我們，一個念「誤」，一個念「罰」。這算是輕罰，重罰的，還要跪香呢。就是在祖師爺神位前罰跪，直到罰買的香都點完，才許起來。我們倆聽了聞大哥的話，不由得都倒吸一口氣，吐出了舌頭。這齣戲很好看，劇中路遙（白玉昆飾）念到「不提馬力便罷，提起馬力……」時，直接由念白轉唱「令人可恨」，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直至三十幾年後的一九五九年，我排演《九江口》一劇，張定邊阻駕時的二黃三眼唱段，也是由念起唱，就是從這裏借鑒來的。

更有趣的是，爲了看這出戲，我和盛戎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呢！

那天看完戲，走出第一舞台，就見電光閃爍，夾着滾滾雷聲。我們預料到一場暴雨就要降臨，立即跑步回家，剛從給孤寺（第一舞台所在地）跑到虎坊橋新華印書局的大鐘下，豆大的雨點就砸下來。我停下步子，把鞋脫下來，將兩只鞋

底一合，掖在褲腰帶上。要知道，這還是雙半新的什納鞋，我是捨不得用它來趟水、踩泥的。盛戎也學着我的樣子辦了。瞬間，滂沱大雨傾盆而瀉。沒走幾步，衣服就全濕透了。我們索性放慢了脚步，讓雨水淋個痛快。很快，泥濘的土路邊上變成了「小河」，我們的情緒也就來啦。一邊不斷用手捋着臉上「順流而下」的雨水，一邊專尋水多的地方，光着腳去淌水，看誰踢的泥水花濺得高，濺得遠。這真是難逢的好機會，我們玩得開心極啦！

回家後，母親見我被淋成一副「落湯鷄」模樣，十分心疼，用棉被包我，又強迫我喝了一大碗熱乎乎的薑糖水驅寒，但沒有止住我的噴嚏，第二天還是發了燒。

槐蔭樹下大過戲癮

值得回憶的是八歲左右，我們在一起「演戲」玩的趣事。

興勝寺這條胡同，路窄，車也少。靠北口新建的一個西醫醫院（此醫院是西單太仆寺街醫院的前身），大門旁邊有棵槐樹，周圍有一片略寬的空地，我們選中了這塊既有樹蔭又比較寬敞的空地作爲我們得天獨厚的舞台。

春、夏、秋、冬三季，我們除了看戲，大多數時間都是在這棵槐樹下度過「演出生活」。盛戎拿來他父親的舊髻口鬍子，我拿來父親當年趕車的破鞭子，作爲道具，嘴裏一念鑼鼓點，戲就算開演了，嗆……嗆……我們跑着圓場，或是邁着四方步上場了。東一段，西一句，將看過的戲中印象最深、最感興趣的情節逐一地表演一番。京劇中有十八扯，我倆一百八十扯也扯不完了。四周的大人、孩子都來圍觀，人越來越多，非常熱鬧，我們并不覺得不好意思，情緒反而更高漲。

這年，盛戎用過年的匪歲錢，到戲園買來玩具刀槍，我央求和尙四大爺給我買了一把長桿大刀。道具增多，我們的戲路也寬多啦。

記得有一次，我們演《收關勝》帶水擒。他演阮小七，我演掄舞大刀的關勝，神氣極啦。水擒時，阮小七摘關勝的帽子戴在自己頭上，拉著關勝一條腿走矮子。關勝這時要一邊甩髻口，還要一腿往前蹦，我倆既無功夫又不配合，沒蹦兩下我就站不住了，手猛一扶地，正好碰到地上的破碗，手被划個大口子，鮮血直流。盛戎一看不知所措，「觀衆」們七嘴八舌地讓我去旁邊醫

院上點藥。我聽說過西醫醫院全是刀子剪子，有恐懼心理，馬上從地上爬起來，說：「不要緊，我不去醫院。」我把沙土就按住了傷口，我手上的血剛止住，他幫我把身上的土揮下去。我伸手撿起被摔在地上的「大刀」，又從水擒演起。

我和盛戎對《槍斃閻瑞生》一劇中的舞蹈很感興趣。這個戲寫的是上海幾個流氓，爲首的叫閻瑞生，圖財害命，殺死妓女蓮英，最後被正法。其中「麥田」一場，蓮英（趙君玉飾）鬼魂去活捉閻瑞生，二人在舞台上翻，有舞，有唱，很熱鬧。於是我們輪換扮演這兩個角色，反復演

中外文庫 之三十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教授著

全一冊售新台幣一八〇元

本書係祝秀俠教授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爲、梁啟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晦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訂價台幣玖拾元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本書爲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殷正慈「青年才俊諸葛亮」等附錄作品，篇篇引人入勝，嘆爲觀止。

(未完待續)